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

夫揆
志始

先撥志始

同治二年歲次癸
亥江西省屬重刊

杭州圖書館

先撥志始原敘

憶童時侍先君子言及世務未嘗不致歎於門戶也蓋門戶之局胎兆於數東派賦於四明覺開於淮撫而究以國本爲歸宿其爲東林者則羽翼國本者也其爲四明者則操戈東林者也外此則秦晉齊楚西江稱強然聲應氣求要不出此二者左右分福互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道逆賢用事而君子小人判矣凡逆賢所摧折者必東林人也不否則必不求異於東林者也凡逆賢所尊顯者必四明人也不否則必不敢與四明忤者也嗚呼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而廉恥道喪諂附成風孰甚于逆賢之時教孫

先撥

元文

余

一

國誌

升木翼虎而食孰甚於贊導逆賢諸人馴至于烈皇之世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是以鑒微察影之論謂天不祐明不在於震驚九重闕逆犯順之秋而萌于慘戮賢璫黨煽虐之際又不在于稽首投誠搖尾乞憐之輩而醜于同心擁戴建祠頌德之徒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是貴辨之於早也余年來屏居深山先世遺書一散不可復返日長如年追憶家庭見聞輒錄片紙投入甕中至今春而甕且滿矣因出已見稍爲次第首紀國本著門戶之所由始也終以逆案著貞佞之所由判也各曰先撥志始所謂辨之于早也後之君子流覽於此其於邪正之辨

明史稿卷之五
史記二作史記

得失之故亦洞若觀火矣乎文秉孫符甫題於南溪石室
右竹塢遺明文孫符所撰先撥志始原敘孫符爲文文
肅之子具見明史文肅本傳其書分上下兩卷

欽定四庫書提要入之雜史存目中云是書江南通志作
六卷此本乃僅二卷然首尾無闕或卷數有分合耶所
記皆明末遺事上卷起萬曆訖天啟四年下卷起天啟
五年訖崇禎二年如妖書梃擊紅丸移宮三案以及魏
忠賢亂政崇禎欽定逆案之類靡不詳載自序謂首紀
國本著門戶之所由始也終以逆案著貞佞之所由判
也名曰先撥志始所謂辨之于早也按內璫之攻外廷

先撥志始

敘

二

由外廷之自分門戶而後擄戈者乘之大凡傾危之士
處人骨肉之間離間不行而後聳之以危言危言不動
而後怵之以禍機故妖書者梃擊之伏戎于莽而梃擊
者妖書之摩厲以須者也有梃擊而後紅丸之進不能
無疑有梃擊紅丸而後移宮之計不得不決諸君子以
安社稷爲悅曷嘗有禍福利害之見于其中而以爲持
之過激疾之已甚者豈非所謂借逆詞而助之攻哉文
肅最晚達攷其進退固與奄禍逆案相終始者而朱紫
既分黃不息方大任之放歸猶理塵案呂純如之辯
疏特有與援宜竹塢山人之致慨于門戶也變年來校

按此序中查辦史籍
林氏編目中在漢林
石見全抄卷中列
此序注云則敘治造
事難信則此序已非
原序江氏題志亦
改之卷四年全書
似已不存亦人之
宜其怪也
十二月廿三日

其時文氏所撰書尙未出不及見之若近年來李上舍
孫續撰釋史勘本摭遺徐贇善彙所著小腆紀年二家
采摭稗野亦無慮數十種百種之多皆不及先撥志始
則是書之湮晦久矣今所据之本係道光丁未年刻題
曰廬陵蕭國琛崑圃重校蕭氏未審何人然必其家藏
本校葉以公同好者頻年兵燹此板亦入燒燬中矣其
書分上下二卷起止及首尾均與四庫采進之本同
惟提要又云別一鈔本後附逆案十九頁有跋云欽定
逆案一冊與先撥志始微異得之石惠珍家而石則得
之馮涿州家有刻本因錄于館中又附東林列傳十頁

先撥志始

敘

四

乃江陰陳鼎所編又附魏忠賢建祠二頁此三種皆非
秉書不知何人彙附于卷末也今按是編彙本分上下
兩卷首尾完具別無附錄之三種如提要所云者況欽
定逆案之書已全載下卷中而忠賢建祠亦較他書尤
爲詳核意此三種之增抑亦葛藟之未去者與至其所
載東林點將錄證之他書不無同異互見之處然据
四庫采進之本缺所配孔明樊瑞宋萬三人今證之是
編則配孔明者爲毛士龍配樊瑞者爲熊明遇配宋萬
者爲宋師襄林無遺件而所配之沒遮攔則劉化非
阮大鍼與潛邱所見之點將錄亦不符攷此語惟見于

阮大鍼南都辨冤疏中安知非大鍼之預竄其各于錄
中以爲異日辨冤張本者而是編及左忠毅同難錄所
載一百八人中並無阮大鍼之名何況叩馬獻策鐵案
昭然又豈能掩天下後世之耳目哉至此錄獻自紹徽
而展轉于三黨之手提要所謂一時門戶蔓延率以恩
怨爲增損涿州之本固不可信而天巧浪子方修馬阮
之好于南渡之初于時東林論定率以入錄爲榮故欲
引大鍼爲同調耳潜印所見已屬贗鼎而忠毅同難錄
中所載塗乙者十數條皆易以他姓名尤爲恩怨增損
之崔證則是編之存猶見廬山真面目也已

先嚴志始 敘

是編依蕭氏原本重加校正其有疑字及與他書異同
者悉用夾行注之其夾行係本書者則加原注二字別
之

徐方岳政倪文公公年譜及竹塢遺民所著各書
凌汝昭先播論竹塢皇小史諸書稱爲佳史與
此亦同法未成書時形名被修印 三月十九日

卷書年集卷中其年集總載其小書上書上書人
文秉撰先振志於書中法母之書濟志具錄于
先公勳國奏隆我華貴化已行禮出制亦不與
以先公身不入杏林壺籍由以姓之言推之則此
所載或考不與先公同

竹塢有甲山書集
入世年譜即奉
自撰列有皇朝史
五君則皇心海四君
元何更前多矣如
形是缺

先撥志始卷上

吳縣文秉孫符著 廬陵蕭國琛崑圃校本

萬曆起天啟四年止

神廟嫡母爲仁聖陳太后生母爲慈聖李太后中宮爲孝
端皇后而生光庶者孝靖皇后也二祖家法聖躬每有私
幸必有賜賚隨侍文書房內闈卽注明某年月日并記所
賞以爲驗孝靖故宮人也神廟一日索水盥手孝靖奉匱
以進悅而幸焉賞頭面一副孝靖有娠神廟偶侍慈聖寢
言其事神廟諱曰無之慈聖命取內起居注相示神廟面
赤不能復隱慈聖慰之曰吾年老矣猶未及弄孫倘生男
先撥志始

卷之上

宗社福也何必相諱時鄭貴妃有寵每與神廟戲輒呼爲
老嫗嫗暗行譏刺聖衷默然不自得也

庶麟新人奉

建相善以人成
有聖唐也人丁丑

光庶誕生一應恩禮俱從薄蓋由非神廟心喜也冊封孝
靖爲恭妃越三年福王生則進封其母鄭貴妃爲皇貴妃
給事中姜應麟上疏言恭妃誕元子反令居下非所以重
儲貳定衆志也乞降旨首冊恭妃次冊貴妃又須明詔冊
立元嗣爲東宮奉旨姜應麟疑君賣直好生無禮降邊方
襍職給事中楊廷相御史陳登雲等具疏申救不聽應麟
既奉旨降譴慈聖聞之弗善也神廟入侍慈聖故問曰外
廷諸臣多說該早定長哥如何打發他神廟對曰道他是

都人的兒子慈聖正色曰母以子貴當分差等你也是都人的兒子蓋慈聖亦由宮人進御也神庠惶恐伏地無以自容自是立長之議始定實深慈聖諭耳原注宮中呼太子爲長哥宮人

爲都

鄭貴妃身負盛寵福王生即乞憐神庠欲立爲太子北上西門之西有大高元殿元供有真武香火頗著靈異神庠借貴妃特詣殿行香要設密誓因御書一紙封緘玉盒中元貴妃處爲信後廷臣敢請建儲慈聖又堅持立長神庠始割愛定立光庠既立遣使往貴妃處取玉盒來封識宛然啟盒而所書已蝕盡止存四腔素紙而已神庠悚然懷負

先撥志始

卷之上

誓之歎從此二十年中不復詣大高元殿元原注北上西門紫禁城西北門也

祖制既立太子凡朔望大節東西兩宮同詣貴妃俱詣太子聖母宮行慶賀禮鄭貴妃方盛寵神庠意頗難之因託言欲候中宮生子以爲太子外廷不察建儲之疏朝夕繼續而上聖怒所由起也大理評事維子仁進四箴疏神庠大怒特御平臺召輔臣面諭欲加重處遂宣光庠福王來見時首輔申時行見曰皇長子龍姿鳳表敢賀有道之祥皇次子蘭芽玉質足徵螽斯之慶神庠笑而頷之

十九年辛卯已傳旨冊立東宮於明春舉行工部郎張有

子仁承人卷中

有德祥人志不

孔孟金匱人志不

大德吉人志
正宏人志

援去坊字及又其英
一疏論向有為拘捕者
存指德恩以心為德事飲
用也任之志世此性某科
節修之尚性生年修官

善化會務人志不

德欲掠之為功。因以大禮屆期儀物未備為請。神庠復大
怒。將有德罰處。并停明春冊立之典。欽縣許國進公揭謂
有德誠所應罪。但冊立之旨既已頒行。皇言如綸。不可踰
改。乞照前旨。施行。聖怒方盛。并有旨切責閣臣。時首輔在
告。公揭雖列名。實不知也。首輔素得君心。見諭旨嚴切。慮
有意外。特上揭調停。謂前揭進時。臣方在告。實不與聞。冊
立大典。聖衷既有主裁。即徐亦自無妨。舊例閣揭竟畱御
前。無發出之理。神庠怒前揭之拂其意也。特將此揭發抄
以塞欽縣之口。時接本者于孔兼也。孔兼見有閣揭。即對
衆驗明。然後發科抄傳。於是輦下喧傳其事。謂首輔實有
先撥志始。卷之上

三

二心密劾擁戴於福藩。此密揭所由來也。欽縣因席豪待
罪。而于首輔不無心嫌焉。首輔執閣揭無發抄例。遣人至
科中索取原揭。歸衆論沸然。爭罪直日。科臣羅大紘。大紘
疏辨。并參首輔。中書黃正賓。特疏參首輔。謂國家事無大
小。悉咨政府。事訖有大於建儲。此而不知焉。用彼相於是
彈章。蠶起。而正賓廷被大紘削職。餘處分有差。欽縣予告
則首輔亦不能安其位矣。

婁東王錫爵之赴召也。有門下某進三玉竝封之議。既可
以結主心。仍無礙于大典。婁東善其說。還朝之日。遂發其
端。先一日。聖札下詢內閣。婁東邀大宗伯羅大化語之。羅

羅按

本朝建人皇
維宗考人丁日
學勇有海人丁
外望安人皇

元元皇人皇
就學成在人皇

大化明史七卿表王錫爵陳登雲故羅亦唯唯絕無不可
等傳皆作萬化此作大化誤也

意次日而竝封之旨下矣旨云朕生三子長幼自有定序

今皇長子皇三子俱已長成皇五子雖在弱質欲暫一併

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爾部擇日具儀來行

旨既下舉朝大譁光祿少卿余杰按徐杰明史附王學曾

國本者此徐字疑脫去水旁寺丞朱維京王學曾給事中王如堅先後

疏爭維京疏尤切畧曰前者於二十年奉冊立之旨今忽

改爲竝封之詔歷觀列聖皆在幼齡冊立宣宗以洪熙元

年立英宗以宣德二年立按二字疑三字之誤證之明史

宣宗以正統十四年立孝宗以成化十四年立維時中

先撥志始卷之上四

宮正位嫡嗣皆感曾不少稽以遲盛典今獨自皇上發之

何以解臣民之惑哉若以中宮有待俟前星一耀將所冊

立者即時退歸藩服有何疑阻弁責元輔王錫爵謂縱不

能如李沆之引燭焚詔何不能如李泌之委曲叩請乎有

旨朱維京出位要各的係祖訓所言奸臣即當依祖訓處

斬姑從輕同王如堅俱發邊遣充軍余杰按詳止王學

曾俱革職爲民王婁東有門生錢允元王就學過婁東寓

規之曰外廷皆欲甘心於老師恐有不測之禍婁東猶執

辨無過慮就學曰老師心雖如此外廷誰能諒者迨其發

而圖之蔑有濟矣婁東愾然良久曰即當有處明日力請

按西史云在萬曆二十六年八月丙申

于上得寢前詔云

光廟於萬曆十年癸未誕生按癸未乃萬曆十一年十月

年九月丙辰皇長子生則此癸未二字當為壬午二字之誤年十三矣猶與孝靖居景

陽宮同起卧鄭貴妃于神廟前言皇長子好與宮人嬉已

非復童體矣神廟遣使驗之孝靖大慟曰我十三年與同

起卧不敢頃刻離者正為今日今果然矣使還以實告神

席自此有疑於貴妃已後所言皆不入是年皇長子出閣

講書後四年行冠禮又三年乃册立為皇太子次年成婚

册妃邵氏即孝元皇后也

光廟未出閣前有旨云明年皇長子出閣講學一切儀從

先撥志始卷之上五

俱從簡畧禮科都給事張貞觀疏言皇長子出閣屆期講

讀官已有成命乃兵部以護衛請不報工部以儀仗請不

報禮部以儀制請不報又正允其預告奉先殿與朝謁兩

宮之儀餘俱停免伏乞急下該部之請有旨張貞觀邀功

阻瀆著罰俸一年

工科黎道昭按道昭明史張貞觀傳作道昭疏言皇長子出閣有旨下戶

部買辦金珠寶玉等項夫皇儲出閣所親者師儒所重者

道德而珠玉玩好遞進錯陳豈作法于涼之意哉按諒明史貞觀

傳作初似初字是也張貞觀事關職掌義難隱默乃蒙罰俸有旨黎

道昭明白黨救同類好生可惡著罰俸一年張貞觀降襍

工員觀 河 人 卷 五

道昭明白黨救同類好生可惡著罰俸一年

職調外任用

吏科許綱疏言自皇上以瀆擾見責而臣等之言日輕自皇上以黨救為疑而臣等之罪日重自皇上因言而愈重言者之罪而臣等效忠之路日塞他日國家有大奸邪大政事誰復敢為皇上爭是非恐非社稷之福也有旨綱罰俸一年貞觀草職為民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皇長子出閣講學舊例已刻進講寒暑傳免至是定以寅刻寒暑亦不傳免二十八年十一月大風寒甚時尚未賜論戴煖耳諸講官立殿門外光廟方出江夏郎正域充講官即宣言天寒如此皇長子係宗廟先撥志始

卷之上

六

神人之至玉體固當萬分珍重即講官參列禁近若中寒得病豈成體統宜速取火禦寒時內閣輩俱各圍爐密室聞郎言盡行擡出始克竣講神廟聞之亦不罪也正域以此受眷于東朝後妖書事起傳語東廠饒得我即饒郎先生罷其真切如此時諸講官進講竊視光廟袍內止一尋常狐裘講案高僅二尺餘自幼稚時所御歷七八年不敢奏易

光廟出講年僅十三岐嶷不凡每講閣臣一人入直看講御案前有銅鶴一隻舊例叩頭畢從銅鶴下轉而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其上光廟屬內奄將銅鶴可移近些雖不

臣綱未得入卷

曰海方人己丑

中華書局影印

明言意已默寓衆皆歎服一日講巧言亂德章解曰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講官劉曰○講畢從容進曰請問殿下何以謂之亂德○遂朗然答曰顛倒是非衆官退相語曰此真天縱不可及也

萬曆二十六年有妖書題曰閩鑑圖說跋標其名爲憂

危竝議原在閩鑑圖說刑部侍郎白坤作妖書遂借此以發議蓋欲淆惑兩宮也

妖書云東吉得閩鑑圖說讀之歎曰呂先生爲此書

也雖無易儲之謀不幸有其迹矣一念之差情或可原

或曰呂素講正學稱曲謹胡○忽輒興逆謀曰君知其一

未知其二昔呂欲得銓部以行其道誠恐秀水捷足勢

先撥志始卷之上七

迫無奈遂諾○生之計邀內禁之援出門有功詩書發

冢未嘗不出于正也或曰呂意欲廣風化胡不將此書

明進朝廷頒行內外乃奴顏戚畹豈不失體曰孔子聖

人佛胥應召南子請見志在行道豈得爲屈或曰呂敘

中直擬繼述先朝聖母置太后中宮於何地且稱脫簪

勸講毋乃巧爲媚乎曰公言誤矣曾見古來有以宮幃

與現任大臣刻書者乎破格之恩厚矣恩厚則報隆身

爲大臣胡忍自處以薄或曰敘中又引先朝女訓女誠

彼乃母后臨朝儒臣纂編茲相比擬得毋不倫曰尊稱

不極則取信不篤但求內教○宣又何計校及此或曰

古今賢后妃多矣。胡圖說獨取漢明德一后。明德賢行多矣。胡圖說首載其由貴人正位中宮。曰呂先生自辨精矣。明德無子故以取之。若進位中宮。偶然相類。彼誠何心哉。且彼時大內被災。中宮減膳。以妃進后。事機將成。呂乘時進此。亦值其會耳。或曰五十寶鑑。四疋綵幣。十目所視。胡爲而來。曰此賢妃敬賢之禮。却之不恭。是當諒其心矣。或曰人謂呂因敗露難容。乃上憂危一疏。號泣朝門。無乃欲蓋彌彰。曰憂危一疏。人稱忠肝義胆。況此一副急淚。何可遽得。是安得而少諸。或曰國本安危。踰太子竊見憂危疏。中列天下事備矣。胡獨缺此。

先撥志始

卷之上

八

曰嗟乎。公何見之晚邪。夫人意有所專。則語有所忌。倘明舉冊立。將屬之誰。若歸此。則前功盡棄。歸彼。則後患自招。何若不言之爲愈也。或曰固矣。聞呂所進金龍命書。稱在長之命。不過清溪。漢王在三之命。異日太平天子。令內廷咸覩縮舌。是亦不可以已乎。曰管仲魏徵天下才也。子糾建成。均號國裔。人各有見。何責備太苛。或曰呂之爲此。本謀銓部行道。今銓部不可得。司寇不能安。不終付浩歎乎。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夫有非常人。斯有非常事。自古成則王。敗則盜者。何限。豈宜以成敗論英雄哉。流芳遺臭。斷非凡庸卑鄙者所能爲。況事尚未

吳晉書序中人丁五
侶姓州人已耳
道李秋城人二成
九名南齊人唐不
先非由人己五
甚道高城人已五
一所知漫城人唐朱
耳 神城人年未

王衡簡甲人已五
王衡書同公卷末

德完唐女入宮

定策立元勳終有召起之日矣或曰呂之爲此人皆薄
之子獨與之何也曰子真井蛙見矣當世名人若張公
養蒙程公紹劉公道亨魏公允貞鄧公光祚洪公其道
白公所知薛公亨鄭公承恩皆稱呂所見極高所舉極
當咸舉春秋大義子以母貴之說共建社稷奇勳夫唐
闡執命天子門生宋奸弄權神器宵易今盟約既定羽
翼已成子韋布之士豈知國家大計宜從此三緘無自
取禍可也余故曰呂先生爲此書特其一念之差情固
可原也或人不能難唯唯而退因援筆記之燕山朱東
吉謹跋

先撥志始

卷之上

九

先是刑部侍郎呂坤按察山西時著有閭閻一書神廟以
賜鄭貴妃貴妃捐貴重刻時光唐年十七矣冊立久稽外
廷請建儲者無不斥逐人皆疑呂潛通宮禁擁戴福藩致
有書內云云前此給事中戴士衡疏參呂坤謂假託閭閻
圖說包藏禍心全椒知縣樊玉衡疏中直指神廟爲不慈
光唐爲不孝貴妃爲不智俱膺嚴譴至是威颯鄭承恩疏
辨謂此書定出二衡手乞行逮問神廟知捏各遂止不究
庚子冬給事王德完疏請篤厚中宮意在保護皇長子也
內有抱病獨居視藥無人等語下鎮撫司打問審究招上
有旨王德完故聽流言扯遮離間好生可惡著錦衣衛拿

戴
庶文
庶人
已丑
庶
庶人
丁丑

在午門前著實打一百棍草職爲民當差又司禮監成敬
口傳聖旨大小臣工爲皇長子重爲王德完重如爲皇長
子重不必又來瀆激爲王德完重再來上本已而吏部尙
書李戴等科道楊應文周磐等各公疏撓俱嚴旨切責應
文與磐各罰俸一年

王德完之被杖也神庠欲斃之杖下太監陳矩監視杖畢
復命神庠問已死未矩對曰將死矣神庠遂不復問人謂
德完之餘生矩實保全之

神庠始專寵鄭貴妃而疎孝端辛丑年聖躬抱病甚篤眼
眩逾時而醒則所枕者孝端手肱也且面有戚容淚痕猶

先撥志始

卷之上

十

濕及偵鄭貴妃則竊密有所指揮然宮中事秘外廷勿詳
也神庠由此蘊怒貴妃

神庠曾與諸王子宴各有小賜光庠賜一玉碗命貴妃代

爲收藏至是突索所賜玉碗年月已久司帑者遺忘屢索

不應既而索福王所賜隨手而進神庠震怒遂陞殿命抓

宮人首來祖制陞殿則宮眷俱不敢進參神庠蓋以此難

貴妃也貴妃毀冠服脫簪珥蓬首跣足率諸宮人匍匐殿

門外待罪良久始解明日遂傳旨禮部速議冊立儀制來

看光廟遂于是冬正東宮之位移居迎禧宮福瑞桂惠四

王同日受封居儲秀咸福二宮

萬曆三十一年又有妖書題曰續憂危竝議標其名爲國本攸關其書云

或有問於鄭福成曰今天下太平國本已固無復可憂無復可虞矣而先生嘗不豫何也鄭福成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今之事勢正所謂厝火積薪之下也或曰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得毋謂儲位有未安乎曰然夫東宮有東宮之官一官未備何以稱安乎皇上追於沈相公之請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所以寓他日改立之意也曰改立其誰當之曰福王矣大率母愛者子貴以鄭貴妃之專擅回天轉日何難哉曰何以知之曰以先撥志始

先撥志始

卷之上

十一

用朱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相朱者蓋朱名震二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立之意也曰是固然矣朱公一人安能盡得衆心而必無變亂乎曰陋哉子之言矣夫蟻附羶蠅逐臭今之仕宦者皆是豈有相公倡之而衆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長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侯之門仁義存誰冒舍富貴而趨死亡乎或曰衆附姓名可得數否曰數之熟矣文則有王公世揚孫公璋李公汶張公養志武則有王公之楨陳公汝忠王公名世王公承恩鄭公國泰明史無鄭國泰之名惟勳中志作鄭國賢明史紀事本末云錦衣指揮僉事鄭國賢而又有鄭貴妃主之于

崇禎庚午人丁丑
甲子人丁丑
乙卯人丁丑
丙辰人丁丑
丁巳人丁丑
戊午人丁丑
己未人丁丑
庚申人丁丑
辛酉人丁丑
壬戌人丁丑
癸亥人丁丑
卷之十一

朱攬志始

卷之上

十二

內此之謂十亂。魯論所謂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義也。曰然則何以知此數人之所爲乎。曰數人皆人傑。無不望分茅胙土如姚廣孝。豈止富貴終其身而已乎。故有王世揚陳汝忠。則靖難之兵。取諸京營而自足矣。有李汶。則三邊險要有人控之矣。有孫瑋於保定。則扼天下之咽喉。四方勤王之兵無由入矣。有王之楨。則宿衛禁城有人。誰能斬關而入乎。曰是固然矣。若張養志。王承恩。王名世者。何歎。曰養志。宋公私人也。二王者。宋公鄉人也。私人鄉人。無不願借相公之餘光者。況有以招徠之乎。曰然則事可濟乎。

曰必濟。庸人倡議人尙景從。而此數公皆人傑也。且復有鄭貴妃與太監陳矩朝夕周於帝前。以爲之主。同舉大事。何謂無成。或曰沈蛟門一貫公獨無言乎。曰蛟門爲人陰賊。嘗用人而不用於人。故有福已自成之有。禍則規避而不染。何以見其然也。夫錦衣衛西司房類。奏有各自祖宗來。無有不陞者。而皇親王道化本內有名竟不陞。豈其才力出諸萊傭下哉。蓋蛟門公欲左鄭而有王。據勅中志。作右鄭而左王。故覈實之時。令親家。史起欽抑其功而不錄。亦王之楨有以默授之也。然則子何以處此。曰天之所興。不可廢也。天之所廢。不可興。

也予止聽天耳安能反天乎或人唯二而退

萬曆三十一年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

掌河南道事四川道監察御史喬應甲書

經序傳人

正揚陸

復

校身宮堂

東廠太監陳矩將妖書據實奏聞前妖書起雖未嚴究神

廟已蓄恨在心茲妖書復出遂勃然震怒著東廠多布旗

校用心密訪并著在京各緝事衙門在外各撫按通行嚴

捕務在必獲內所指朱賡山陰相公也蛟門四明相公也

兩輔俱注籍具疏待罪惟歸德相公沈公鯉入直時訛言

沸興上下猜疑歸德于閣中供一天啟聖聰牌朝夕致禮

神廟覘知之以為暗刺甚怒時有蜚語聖心頗為所惑四

先撥志始

卷之上

十三

明欲借此以傾江夏郭正域等并及歸德御史康丕揚疏

參僧人達觀醫生沈令譽俱捕逮下獄達觀在江南以棒

喝立教所至崇奉與金沙于玉立諸公善令譽等咸歸座

下稱方內弟子江夏為南少宗伯榜示驅逐達觀乃往京

師由內闈以聞于慈聖于是大瑞戚畹宰官居士共相崇

奉一如江南丕揚等擬借此以興大獄波累諸公且以江

夏榜逐故意達觀必藉此紆恨也達觀始終不旁及一語

提牢主事徐禎稷與杖三十遂說偈而化慈聖聞其被逮

也令內闈傳諭法司云達觀高僧也偶被誣累毋等他囚

然已無及矣給事中錢夢皋密受四明旨疏參江夏及

相石是履信相

士德卷八人己平

歸德疏內言中城兵馬司劉文藻捕獲游醫沈令譽書劄本稿大有踪跡因輔臣沈鯉轉求屬託遂寢其事又言鄆正域係鯉衣鉢門生同謀傾陷楚王正域出京之後曾坐小轎私至鯉寓三次云歸德疏辨求罷不允

四明沈公一貫又令緹帥王之楨擒錦衣衛周家慶家人袁鯤供稱家慶為妖書主謀又令巡捕陳汝忠擒江夏書辦毛尙文供稱探聽妖書單詞鍛鍊幾成獄矣因東廠陳矩堅拒不從乃得中止江夏時寓楊村而蹤跡之者耻相

錯也又以疑似波及琴士鍾澄山人俞儒武弁楊於世劉相等皆誣誤下獄又以令譽供出于玉立起官一事時玉先撥志始

卷之上

一四

立新補刑部郎中婁東王士驥在吏部實道地之往來寄信者令譽也有旨責其營私下部院究處已而士驥玉立各疏辨俱革職為民

錦衣直房一日忽得匿名帖云妖書已有人協理掾張魁受銀三百兩求他主的文按文酌中告人鄭福成厥衛諸人見之咸慙且怒後不數日遂緝獲曠生光蓋番役于生

光齋中搜出羅文箋寫十大說又獲刊字匠為證遂據此立案始斷葛藤云

萬曆三十一年十一月錦衣衛掌衛事左都督王之楨緝獲男子二名曠生光曠其篇婦人二名趙氏陳氏按趙氏陳

氏酌中志陳作劉生光供稱原係順天府學生員先

年專以刊刻打詐為事二十八年被生員田大有等具告

提學周御史批順天府問革發解大同當差不合逃走來

京潛住雙塔寺後等語臣因委理刑百戶崔德多方研審

將先年所撰妖書粘布各巷口者親筆供出臣簡得彼之

冊文內有侯之門仁義存而妖書內亦有侯之門仁義存

且其筆跡相類又有大仇大恨等語有旨爾廠衛會同九

卿科道究問了來說

錦衣衛具題緝獲得刊字匠徐承惠招稱萬曆二十八年

八月在曠生光家刻過詐騙包繼志家揭帖木板一塊本

先撥志始

卷之上

年十月內又刻過妖詩小木板一塊又本年六月內與生

光刻過岸遊稿十二張至本年十月半間在刑部街撞遇

生光說我有書幾張你與我作速刊刻惠即跟到生光家

生光將書三張半錢五十文木板二塊遞與惠手又說此

書不要在你舖內刊刻藏掩著些勿教人見惠因拿到演

象所席內簷下靜處刊刻次日伊子曠其篇來催兩次又

次日日落時刻完送到光家光令伊女拿出錢四五十文

與惠收訖等語隨將妖詩出示承惠承惠伏認無辭又將

曠其篇提出面質言語相同後將曠生光面質只叫徐惠

數聲然奸逆不止刊字者之質證也詩內庶欲惑國本是

卽妖書內國本攸關也詩內戴首皆吾君是卽妖書內長
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其他侯之門仁義存種種相類
奉旨這刊字匠徐承惠既已招承這會同廠衛衛府部九卿
科道嚴鞫噉生光等追究他造謀本意同黨之人并研審
明白具奏

衛廠等衙門具遞妖書一事皇上必欲得主使奸黨以正
國法臣等研審噉生光招稱秀才問徒逃回京師受盡苦
楚皆由皇親鄭家無計可以報寬只有國本二字事關大
逆故初刊妖詩再刻岸遊稿猶以爲動不得他續改國本
攸關一書密僱徐承惠刊刻令子噉其篇黑夜擲皇親鄭
先撥志始

卷之上

十六

家及各部諸大臣門首蓋謂此書流傳下去皇親鄭家定
有不測之禍可報大寬也至于文武官僚萬萬無此等情
奉旨這事情既會官研審面對明白逆犯噉生光著錦衣
衛拿送法司其餘各犯通行解發問擬應得罪名來奏

萬曆三十二年四月刑部等衙門少保兼太子太保尙書
等官臣蕭大亨等謹題爲欽奉聖旨事臣等會看得噉生
光巧圖詐陷之私敢爲誣誣之語罔上惑衆逆理悖常因
而震激宸衷混淆國是此神人之所共憤法紀之所不容
者臣等切齒此囚恨不窮治以謝天下忍言輕縱但本犯
之獄止擬妖書而妖書之律止應論斬今奉明旨從重另

擬臣等竊議斬與律合原非輕典此外若求加等詳查律條惟有謀叛一條較重參酌本犯情罪似未相當臣等爲皇上守成憲欲求于法外議入既所不敢而爲皇上伸天討不能于法中加重尤所不安總之本犯險惡原出律文之外臣等愚昧拘于三尺反覆思維參詳數四未敢擅擬等因本月十八日題二十日奉聖旨這逆犯險惡異常原出律文之外以謀危社稷律處他卿等即便覆來欽此

二十一日具官蕭大亨等爲奉旨覆奏事臣等覆看得賊生光妖書之情甚逆卽重擬原不爲過但律文止于論斬臣等未敢別擬今奉明旨處以謀危社稷之律查得謀危

先撥志始

卷之上

十七

社稷係謀反律內原注若依此律合凌遲處死參詳本犯情似有間蓋臣等所據者法也明允執于官法國有成憲未敢擅爲重輕而威靈出於皇上君有嚴命難復容其擬議等因二十七日奉聖旨賊生光捏造妖書離間天性謀危社稷無上無君反形顯然妖書律未盡其辜著加等凌遲處死便著會官處決仍梟首于人煙湊集之所有奏摺按擾酌中志作援卽以主使奸論其緝捕有功人役著該衛卽查寫來該衛門知道

附妖詩

五色龍文照碧天。識書特地湧祥烟。定知鄭主乘黃屋。

願獻金錢壽御前。松風狂客題。又注云：臣偶從郊

外貴家莊拾得前詩讀畢，忽痛哭出聲。左右驚覺奪去。

臣歸嘆曰：渠家羽翼成矣，獨訪所謂松風狂客爲誰？則

豪商包繼志也。包氏握錙貫金寶，明以金錢行問語曰：

巨防容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烟而焚廬，燒積則皇長

子危乎哉！凡吾臣子，誰不疾首痛心，故直書之，或散其

黨云。

附妖言十大說

傲揚爾忘之邪。爾有大心。檢此說不獲而乃規規

于小爾乎。爾有大名見污。而乃規規于小聞乎。爾有大

冤不白。而乃規規于小訟乎。爾有大仇不報。而乃規規

于小忿乎。爾有大恩未償。而乃規規于小惠乎。爾有大

寶受誣。而乃規規于小失乎。爾有大遊不暢。而乃規規

于小方乎。爾有大忠可傷。而乃規規于小謹乎。爾有大

貧能甘。而乃規規于小乏乎。爾有大才未試。而乃規規

于小遇乎。此十大者，信大而小者，信小矣。傲揚爾忘之

耶。原注：傲揚係生光改各。

癸卯八月二十六日，有感援筆漫書，免將無功錄一

通張之軒側。早暮起卧觀之，以自警云。

生光會審時，御史余懋衡特向眾官云：昨夢觀音大士說

歷代通鑑輯覽

在是勝之作三十九年

正春傳人全不
天顏苦悶

光廟元妃孝元節后無子妖書定神廟特令多選淑媛以侍太子左右而孝和皇后與焉踰年遂生熹廟

萬曆三十三年熹廟誕生時已更深矣特差年老宮人趙仁德門外報喜光廟獨步殿陞閣傍徨俟命司禮太監陳矩得報立奏神廟即轉奏慈聖台宮權忤宮人還報光廟乃喜是時孝和未有各封禮部擬封夫人神廟令考皇明典禮更之曰才人

三十八年聖躬不豫召閣臣及宮門而返時福王尙未之國中外洶洶懼變刑部員外沈應奎節俠士也福清與之謀令戎政出京營卒列守皇城令錦衣嚴督緹騎巡緝惟先撥志始卷之上
謹又禁王邸諸人不得出入應奎裹甲同福清宿直房誓以死衛太子直至聖躬萬安乃出人謂福清此舉不減潞公而應奎之功尤偉云

三十九年九月十三日按明史后妃傳孝靖薨于萬曆四十年無月此云三十九年九月與

明史紀事本末作三十九年九月己酉合疑正史誤也孝靖崩先是光廟移居迎禧

宮母子睽隔及病篤光廟進候鄭貴妃令人尾其後孝靖

張目欲有所言見之曰鄭家有人在此遂無語至是崩貴

妃候氣絕始開門引光廟視斂感隗王昇述其事甚詳有

旨令行事宜照世廟皇貴妃沈氏例行署禮部主事翁正

春御史穆天顏各有疏請謂禮宜加隆常格難拘等事俱

不報

萬四十四年九月有武弁王曰乾告變說有女大姐嫁

與皇貴妃宮中內相姜麗山柳巖山明時在皇城門外莊

上敵血爲盟必報鄭貴妃厚恩要結心腹好漢其圖大事

將皇上并皇太子弑毒得立福王必大陸實富貴非小立

有妖書一冊會填姓名令宗舜男趙思聖收掌按趙思聖

字維精末與此剛二月初宗舜孔學等設席請妖人王三詔等至

家書寫聖母同皇上聖號皇太子生辰在學後花園內擺

設香紙數分又用黑套射魂瓶一箇被髮仗劍念咒燒符

又剪紙人三箇將新鐵針四十九隻釘在紙人目上七日

壬發志始 卷之上

廿一

方焚化收壇相聚約定只在聖節前後下手等云疏進神

痛憤怒不堪違案而行者半日左右俱辟易莫敢近輔臣

葉向高揭奏往年妖書出于匿名無可究治故難于處置

今告者與被告者人皆現在一下法司鞫審其情立見皇

上但靜以處之不必張皇一或張皇則中外紛擾其禍有

不可言者矣又揭奏此疏若下上必驚動聖母下必惶怖

東宮而皇貴妃與福王皆不自安不如姑且畱中勿行宣

布所有奸徒當于別疏批出或另傳聖諭中有干礙事情

不必盡露要以正國法尊國體兩盡而無傷且速定福王

明春之國吉期以息羣孽則天下恬然無事矣揭入漏已

清教華英字典

士昌華英字典

下四鼓神廟尙未就寢覽揭怒始覺既而怡然曰我父子兄弟得安矣明日下曰乾于法司斃之獄而諭禮部擇福王之國吉期以聞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孝元崩停宮中者兩年尙不發引禮科元詩教疏言皇太子母葬已有年而膳田未給香火無供忍令墳園之荒廢皇太子妃逝幾二載而葬地不擇靈輜未發○無暴露之感傷大理寺丞王士昌亦疏言皇貴妃育東宮者也膳田不給○邵妃配東宮者也葬地不擇俱不報○四十二年五月始有旨下禮部相擇皇太子妃邵氏墳地六月有旨給皇太子母墳戶三十名園地二十五先撥志始○卷之上

廿二

頤以供香火

禮部既上福王之國吉期時慈聖年六十八矣鄭貴妃欲止福王之行乃以慈聖壽為辭請留至四十二年賀太后稀齡壽誕然後之國且持金錢為壽慈聖却之曰我澠王○可宜來壽○召十二月署禮部右侍郎孫慎行集舉朝公疏請之乃下福王臨行前十日鄭貴妃又請更期神廟怒叱曰如此予復何顏對外廷○貴妃始噤不敢復言

慎行或進人志

光廟雖正位東宮內闈往往託病求去侍衛不過數人故有張差之事張差者供稱薊州人手持棗木棍闖入東宮第一門寂然無人第二門止兩闈守之一年七十餘一年

按卷之四上卷中條
光復為震驚几筵命執
送刑部刑部擬擅入儀仗律應罰
杖贖銀神席怒其輕比侍郎以下降罰有差遂宣旨云去
歲慈聖靈輿在途內臣執紼者以震驚几筵謂當大不敬
今光復罪宜比附論死第念時方亢旱姑著監候處決羣
情惶駭隨頒聖諭下部院益神席特惡瑣賸借一警百而
實無深怒也

光復事涉人成

光復事涉人成
光復事涉人成
光復事涉人成
光復事涉人成
光復事涉人成
光復事涉人成
光復事涉人成
光復事涉人成
光復事涉人成
光復事涉人成

六十餘差指一人至殿簷超級而上韓本用大呼羣集不
過七八人而已差既擒光廟奏聞有皇爺可憐語奉旨法
司提問時慈聖已上升次日神廟率皇太子皇長孫皇孫
女詣慈聖几筵前行慰奏禮訖即宣閣部諸臣見於慈聖
殿時臨御久曠倉卒出于不意未暇肅朝儀也神廟憑石
櫺命光廟宣諭張差身無寸鐵的係風顛不許妄扳誣陷
無辜傳語諸語寂無對奏者御史劉光復摺笏出奏臣等
仰見皇上極慈愛皇太子極孝敬敷奏方始神廟不肖所
謂傳旨詰問所語云何有闕誤對渠言願皇上慈愛皇太
子神廟大怒謂內廷慈孝外廷妄肆猜疑迹涉離間遂以
先撥志始

卷之十一

張差變起人情洶洶咸歸指官闈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
疏云按其迹若涉風塵稽其貌的是點狎給事中姚永濟
韓光佑劉文炳何士晉元詩教御史過庭訓牟志夔戶部
主事張廷等相繼請嚴鞫後提牛主事王之棠疏言張差

古漢文苑
卷之四
之宋相人

宣美德人

宣美德人

招稱有馬三舅李外父不知姓名公公等語大理寺王士昌疏言逆徒執挺入宮傷及內侍直逼簷下何等危疑何等急迫乃奉旨僅曰法司提問似路人赴愬于不相知者然比王之宋疏入亦竟高閣天下事尙忍言哉行人司正陸大受疏言逆徒張差業招有內官何不言其名既說有街道大宅何以不知其處霸州武舉高順亭按亭明今竟匿于何所又云臣前年為福藩踰式直陳大難身犯奸曉兇鋒云蓋大受前年為藩封踰額曾疏參鄭國泰也國泰因出揭辨內有傾儲何謀主使何事陰養死士何為又云滅門絕戶萬世罵名等語工科何士晉遂疏參國泰謂

卷之二

廿四

先撥志始
大受不過引前疏發端以明杞憂果驗並未嘗指實國泰也誰謂其傾儲誰謂其指使誰謂其陰養死士誰謂其滅門絕戶此揭出而人反不能不致疑于國泰矣且國泰既汲汲于自明即當請皇上將張差所供內官龐保劉成立刻發下與馬三道等俱聽三法司公同拷訊一審確具招正法國泰心蹟豈不洞然胡為到今寂無一語掩耳盜鈴肺肝如見矣禮部右侍郎何宗彥疏張差一事真亘古奇變皇上初下法司竟無嚴旨王之宋一疏皆有根據法當嚴究今已旬日尙未報聞刑部左侍郎張問達題逆犯張差窩主內官宅居奉養主使引導種種奸謀具悉供案

臣等傳人奏
道南崇仁人

臣于二十一日具疏題請今已三日尙未見勅行會觀大

學士方從哲吳道南復具揭上請始得奉旨時衆論沸騰

鄭國泰計無復之連夜輦金二十六萬潛致劉廷元邸中

分餉諸權要于是合喙共持風靡之議而黜猾二字爲世

大禁矣時鄭貴妃嘗懼無措神廟諭曰外邊口語藉藉不

易解若須自求長哥卽爲宣光廟至貴妃號愬哀禱光廟

乃上疏懇求寬紿復降諭法司力禁扳招止據張差等定

獄焉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刑部等衙門署部事左侍郎等官臣

張問遠等爲欽奉聖諭事臣等審得張差供年三十五歲

先撥志始

喚名張五兒係薊州井兒峪居住于本年三月內收割柴

草堆聚賣賣被內差官李自強李萬倉欺差硬買不從將

前柴草盡行燒燬致差氣忿要赴朝內聲冤遂于五月初

四日手拏棗木棍一根從東華門進一路無人阻擋直至

慈慶宮門首要行闖進逃守門內官李鑑叱喝攔住差卽

向鑑一棍打傷在地竟跑入前殿簷下被拏住等情又該

提牢主事王之霖題爲鞫問獄情係于根本等事內稱十

月十一日按十字紀事本末作本字蓋卽此五月事也十

散飯獄中見差年壯力強非風靡之人問差何由執棍至
宮初招我迷了只說告狀苦死撞進臣問汝若不招再加

刑法實招與飯吃。不招餓死。差見飯低頭。招不敢說。臣應去官吏止。雷二吏扶住。問他實招。據供有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不知姓名老公公說事。成與幾畝田地。種勾你受用。說罷。老公公騎馬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公與我飯吃。說不要餓了他。也休要多了。你先撞一遭去。撞着一箇打殺一箇打殺了。我有力量救得你。老公公與我聚木棍。領我從後宰門進到宮門口。守門的手打一巴掌。被我一棍打倒。裏邊老公公們多了。就被拿住等情。本部批覆。按所供口詞。似風魔。而非風魔者。該司官會同原問提牢官再行細審。據供馬三舅的名馬三道。李外父的名李先撥志始。

卷之十

廿六

守才騎馬老公公。龐保在蘇州黃花山修鐵瓦殿。馬三舅

李外父常往送炭。劉公我說了劉成罷。龐保約劉成在玉

皇殿商量。說打上宮去。撞一箇打殺一箇打殺了。小爺吃

也有你的穿。也有你的。又說小爺洪福大了。等語。看得張

差闖入禁廷。狂逞之形。顯著。公持凶器。跋扈之勢。昭章。非

宗祏有靈。呵護左右。極力擒拿。則事且有不可知。而變且

有不可言者矣。乞敕三法司將前後所供情節。并提內官

龐保劉成對明等。因本月二十日具題。二十六日。蘇州道

呈解馬三道李守才李自強李萬倉孔道五名到司。當同

對審。再三馬三道初不承認。但稱實名馬宗禮是差妻母。

舅黃花山修鐵瓦殿送炭龐公劉成張差五月出來不知
做甚麼李守才招稱有高真人補玉皇殿龐公修鐵瓦殿
是我送炭又稱商量打夥朝審來我們不來張差一箇來
想他走裏面去再幹甚麼事等語及審李自強李萬舍放
火燒柴情由俱稱兩年前我衆人柴禾都被燒了張差上
年臘月風起時嘗在外邊住幾日今年三月內差在家裏
罵天罵地口說我是玉皇的兒子玉皇差我下來等語因
就叫張差張差稱馬三舅李外父在三舅家商量就了說
你該去撞一遭不去你也活不成如今論事我們三箇差
了要砍三箇就砍了又稱紅封票不知幾時在家裏是差
先撥志始

卷之上

廿七

妻李氏樣冊子收著票上說封我神仙你們裏邊幹的事
我也說了罷你們打夥商量叫拿棗木棍進去却好就有
一根在家裏拿進去没人攔我不然插翅飛不進去等語
各口詞在卷二十七日奉聖旨風癩奸徒張差持梃闖入
青宮震驚皇太子朕思太子乃國家根本已傳諭本宮添
人守門關防護衛既有主使之入卽著三法司會同擬罪
具奏二十八日奉宣召閣臣五府六部九卿科道于慈甯
宮欽承面諭衆官風癩奸徒張差闖入東宮龐保劉成俱
係主使將三犯卽時處決餘犯分別擬罪具奏續奉聖諭
張差卽便會官決了內官龐保劉成審明另處馬三道等

的係誣扳斟酌擬罪來議此外不許株連無辜致傷天和
遵旨將張差于二十九日押赴市曹處決訖隨具揭帖請
發龐保劉成三十日復奉聖諭云昨皇太子親來乾清宮
問安又奏龐保劉成的係誣扳若一概治罪恐傷天和方
今亢旱不雨拿到內官各又不同可著司禮監同九卿三
法司于文華殿門前鞫問具奏臣等遵召齊集又奉東宮
傳諭張差持棍闖入當時就擒巡搜除棍外並無他物其
情實係風癩誤入宮闈後復招出龐保劉成本官反覆參
詳料龐保劉成素必凌虐于差故肆行報復誣以主使本
宮體念人命至重造逆何等事情豈可輕信連日求父皇
先撥志始

卷之上

廿八

速決張差以安人心況今拿到內官各姓不同當從輕擬
罪請父皇定奪則刑獄平而于本宮陰德亦全先生等體
悉遵行不可因事積疑驚駭中外臣等隨公審龐保供稱
原名鄭進五月初三日在黃花山修工初四日蒸點心初
五日犒給劉成供稱原名劉登雲有門面房七間半在西
城蘇線衚衕與飯吃與棍等展轉不招六月初一日又該
司禮太監李思傳奉聖諭鄭進劉登雲原與張差所供不
對今司禮監回奏二犯招詞明係妄供且皇太子屢奏的
係誣扳著與馬三趙等一併斟酌擬罪來奏以顯皇太子
睿明仁孝初三日奉欽依仍于文華殿門會官審問鄭進

士相平治人曰
草能令移人為
何之
曰下走山人曰
余被差移人成
形不覺移人字
善原安人王
夜之可南人
文 安人
道唯而人
俗禮安人
至差
副差通人
德洪平人
高馬山人

劉登雲堅執本不識認張差五次嚴刑二犯已故該臣等
看得先後招詞已處死張差及龐保劉成等治世亂民異
謀同黨窺竊青殿假術紅封指修造以生奸商量有口餌
張差以田地意欲何為馬三道等法應重科罪難輕減但
三兇已身故覆訊無人各犯俱擬配杖俱從寬典用開法
網之一面實遵諭旨之屢頒既以廣皇上垂恤好生之心
又以昭儲位懇請祇承之孝等因初四日具題初七日奉
聖旨是馬三道等俱照原議發落其高真人及香頭人等
着該地方官禁諭解散不許潛住近京惑衆生事

先撥誌始 卷之上

相陸夢龍鄒紹光會曰唯趙會禎勞永嘉王之宋吳養
源曾之可柯文羅光鼎會道唯劉繼禮吳孟登岳駿聲
唐嗣美馬德澧朱瑞鳳也當王之宋揭奏張差口供奉
旨三司會審張差招有三十六都頭兒則胡士相閣筆
不下招有東邊一起幹事則岳駿聲叱言不許波及無
辜招有紅封稟高真人則勞永嘉力持不便宜竟大理
寺丞王士昌疏雖激烈而會審之時則頗事調停于是
改黨內為教內改都頭兒為香頭兒與地三十六畝已
載入招又復割去致張差以頭搶地謂同謀做事事敗
劉推我死而多官竟付之不問嗟乎借風竈為調護兩

按陸... 梅字元... 外... 廿... 下... 考... 逐... 信... 矣...

匡... 匡...

官之計自是臣子至情至理第劉廷元等反以此為五之案罪案是誠何心哉

萬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崩于乾清宮光庸臨喪

哀毀殊至慘動百官次日即傳令旨命礦稅盡行停止稅

監張煜馬堂胡賓潘相丘乘雲等盡行撤回是時稅監遍

天下小民塗炭已極廷臣請撤者無論百疏概行畱中辛

丑冬十月据明史沈一貫傳及紀事本末神宗抱病在二十二年二月三十年則王貞又係二月與此異

神庸抱病篤甚追悔礦稅事夜半御筆親書片紙傳免四

明沈公既承旨尙未即發忽有內閣二十餘輩踉蹌來追

先撥志治卷之上 三十

進自是海內重愛茶毒者必二十年光庸首詔傳免民間

歡聲雷動若更生云

光庸又念遼東闕餉軍士勞苦可憫遵照遺旨特發內帑

銀一百萬兩解赴經畧熊廷弼犒賞軍士務沾實惠又令

旨發內帑銀一百萬兩解赴九邊撫按官酌量犒賞并諭

兩項其給解銀五千兩沿途支費不得騷擾驛遞其銀毋

入太倉即時散發

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日光庸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

元泰昌以明年為泰昌元年大行皇帝謚曰顯皇帝庶號

神宗

初二日命考選館選諸官悉遵遺詔補用即日下巡按巡

鹽諸差并南京巡視各差共五十餘員大學士方從哲等

以疏救御史劉光復奉旨革職為民按奉旨革職為民據兩朝從信錄乃神宗

前旨地應乞復原爵允之旨諭禮部遵遺旨封皇貴妃鄭

氏為皇后尙書孫如游執稱本朝無此例復諭內閣以皇

考遺命為言大學士方從哲等揭奏先朝有貴妃進封如

慈聖太后因誕育皇考母以子貴若但以侍奉勤勞遽加

尊號本朝實無此例遂止不封而移居貴妃于慈寧宮凡

朝謁尊禮一如神廟之于慈聖故事時西李康妃有專寵

鄭貴妃投誠于李故所求立應封后者太后之漸也竊謂

先撥志始卷之上光廟此舉以消讒間以釋疑城厚則厚矣而不可訓也獨

不思孝靖病篤及既崩而貴妃挾制事乎

祖制宮中服飾器皿惟后用黃餘俱用紅鄭貴妃有寵神

席代請賜黃慈聖不許請之再四乃曰皇帝講分上安得

不聽因傳懿旨東西兩宮皆賜黃神席遂止不敢復用後

孝端上仙一切宮中印務慈聖俱付西宮范德妃權署家

範嚴整如此是時穆廟東宮劉昭妃尚在後熹廟登極移

貴妃于仁壽宮而迎劉太妃于慈寧宮禮也按穆廟據明史后妃傳疑

作神廟而細釋下文又似穆廟之妃未審孰是又

上親點吏部右侍郎史繼偕南京禮部右侍郎沈灌俱陞

徑借善人云

國祚有人
一掃高人
已未
辰輔人
至云
向高
禮人
榮未

球 國行人
永至金御人
至五
相疏有御人
丁未

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從輔臣方從哲請也
又點何宗彥朱國祚劉一燝韓爌各陞禮部尙書兼東閣
大學士入閣辦事又召輔臣葉向高于田間又諭禮部封
皇弟瑞王于漢中府惠王于平陽府桂王于東昌府惠王
請改荊州桂王請改衡州從之

上御文華殿傳諭內閣朕今早于御門見各官隨從多執
灑金大扇及回至省愆宮即聞散班官于會極門高聲喝
道朝儀本當嚴肅豈容慢褻至此卿等傳示大小九卿科
道等官以後凡遇臨朝務要十分敬愼如有仍前肆行違
禁紊亂朝儀者糾儀官指名參來重治

先撥志始

卷

三二

上諭天氣炎熱邊臣暴露疆場忠勞可念賜經畧熊廷弼
總督文球巡撫周永春及總兵等官銀幣各賞賚有差
給事中周朝瑞疏奏慎初三要一曰信任仁賢二曰推廣
恩澤三曰斥逐嬖倖又請停止金花銀兩內閣激上怒謂
此項銀兩原係祖制進內以備萬壽諸費今朝瑞擅請停
止爲大不敬幾于廷杖既念卽位之初姑從輕處降一級
調外閣部連揭求賜寬釋不聽

上諭吏部向東宮講讀官著查現任者卽予優擢其在籍
者速與起用已故者題與贈卹以示講幄舊恩又諭用人
毋拘資格凡有才能卓異者卽便破格擢用以示激勸其

紀萬城人山曰

元標善也人曰

養病致仕各官內有年力未衰素行表著者著量才起用
左都御史王紀奏請釋宗藩充諒
校訂兩朝從
救劉光復錮繫五載矣允之
信錄作詞
亦以疏

起陞鄒元標為大理寺卿王德完為太僕少卿元標鄒公
天性剛勁丁丑甫釋褐時張江陵聞父訃不奔喪上疏爭
者輒予杖公賚奏疏入朝適趙艾諸公方受杖公視杖畢
而後詣會極門投疏直日內閣曰若非上奪情疏乎盍以
趙某等為鑿公曰吾告病耳疏入而明日果杖嗣是屢起
屢躓迄不少挫伏林下二十年世以出處卜消長命下起
陞士論稱快德完王公即疏請篤厚中宮被杖者于國本
先撥志始

卷之二

三三

差使成德人登至
東明度賊人唐不
心差劫人若云
奔固以信人于云
想逐宿今人若不
弼金人王不
士英

風和名邑人登月
長相抄州人王不
應候發源人思成
仲道自人若若
若思若若人若
元珍每館人已未
先信走山人由
惟信若若未
瑜星州人已未

稱爲第一原任戶科孟養浩楊東明程紹吏部自所知
俱起陞太常少卿姜應麟鍾羽正李本固丁懋遜史弼俱
起陞太僕少卿程紹以礦闖參逮夏縣知縣疏救革職應
麟以爭封貴妃鄭氏謫降者所知以吏部守制爲戴士英
誣其匿喪營陞革職者至是俱起陞矣原任吏部郎中張
鳳翔耿廷柏俱起陞南京大常少卿汪應蛟起陞南京戶
部尚書饒伸馮若愚俱陞南京光祿少卿劉元珍胡克儉
王惟儉白瑜原任知府錢策俱陞光祿少卿饒伸胡景馮
從吾黃龍光鄒德泳何士晉邵輔忠俱陞尚寶卿區大倫
秦聚奎涂喬遷柳佐俱陞光祿王佑林材劉文炳劉時

日昇甫甲人曰石
三夫身安人也
德派安邦人密
補忠堂海人曰
大倫高山人曰
器產法陽人曰
再遷有男人曰
佐任法山人曰
佐到法山人曰
材 丙身人曰
時任法山人曰
可立而法山人曰
國南 壬身人曰
運度方人曰
風神益身人曰
初薦任妙人曰
擢 烏程人曰
邦才
方安甫海人曰
益精望人曰
石官清海人曰
國賢
嘉美印聖人曰
可初太人
若湖名曰
云廷年身人曰
何才

後袁可立俱陞尚寶丞呂圖南陞南京通政司右參議萬
連崑陞南京禮部郎中翟鳳翀南京戶部郎中原任知縣
滿朝薦陞南京刑部郎中原任通判夏燠陞工部郎中原
任同知王邦才陞南京戶部員外郎尚寶陞南京兵部主
事史孟麟南京禮部主事郝名宦按劉復錄郝名宦以天
啟五年十二月削奪即
此人南京刑部主事原任知縣章國賢南京工部主事一
時其起陞大小官四十八員

上特諭內閣文華殿窄小百官排班喧擠朝儀不肅今發
內帑銀一百萬兩啟建皇極門殿著欽天監擇日興工
兵部尚書黃嘉善奏請將萬曆四十八年九月以前拖欠
先撥志始

卷之十一

未徵錢糧悉行蠲除并通灣店房遺息請查豁免從之

光廟御體羸弱雖正位東宮未嘗得志登極後日親萬幾

精神勞瘁鄭貴妃欲邀歡祀復飾美女以進一日退朝內

宴以女樂承應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體由是大劇

八月晦日甲寅按推是月丙午朔八月二十九日即
晦日當甲戌也又以下文九月乙亥朔證

之寅字當為成字之誤上病漸深召見閣臣方從哲等顧皇子論曰

卿等輔他為堯舜之君語及壽宮諭要緊者再時有鴻臚

寺丞李可灼自云有仙丹介內閣奏聞上以問從哲從哲

對曰臣等亦知之然未敢輕信上卽命中使宣傳諸臣既
退可灼至又同進診視具言病原及治法甚合聖意上喜

命進藥。諸臣復出。可灼與御醫各官商確未決。須臾乳媪至。候問皇躬。上趣和藥。諸臣復入。可灼調藥以進。前是上飲湯輒喘。及服可灼藥。乃受。上大喜。稱忠臣者。再諸臣出。官門外候。少頃。中閤傳聖躬用藥後。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歡躍而退。可灼與御醫各官。皆有頃。可灼乃出。閣臣邀詢之。上恐藥力歇。欲再進一丸。諸醫言不宜驟進。傳促益急。遂再進訖。閣臣即問服藥後何如。可灼云。聖躬安適。如前。次日五鼓。內宣召甚急。諸臣趣進。龍馭上賓矣。蓋九月乙亥朔也。時外廷盛傳宮中。盡進美女。上體由是虛損。御醫房內。閣崔文昇復投相反相伐之劑。給事中楊漚已先撥志始。卷之上。三五

具疏論其合謀弑逆。至是以服可灼藥。遂至大故。藉藉之口。遂漸不可解。光肅初服藥時。傳旨賜可灼銀幣。已賓矣。從哲猶奉前旨。票賜銀幣如故。御史王安舜首疏劾之。畧曰。當聖躬疾篤。正中外危疑之。李可灼敢以無方無製之藥。駕言金丹。夕進御而朝賓。天即不能深文以伸公討。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罪。疏入。乃改票。可灼罰俸一年。既而可灼席橐待罪。又票著駟驛回籍。御史鄭宗周疏請寸斬崔文昇以謝九廟之靈。從。哲票著司禮監議處。衆心益憤不平。于是論者蜂起。嗟乎。可灼文昇罪實難逃。而從哲回護如此。則紅丸之進。亦難免黨同合謀之疑矣。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